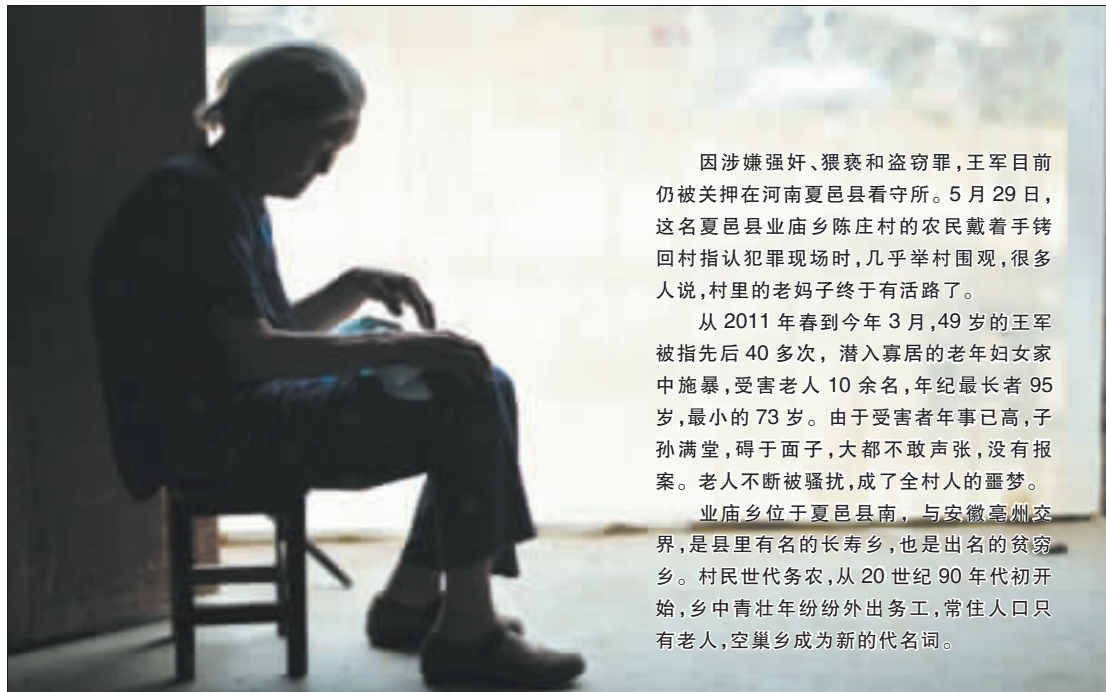


夏邑性侵老人者挖墙入室作案3年

被指作案40余起最大受害者95岁 有老人不到半年被侵6次 3年前曾报过案



因涉嫌强奸、猥亵和盗窃罪,王军目前仍被关押在河南夏邑县看守所。5月29日,这名夏邑县业庙乡陈庄村的农民戴着手铐回村指认犯罪现场时,几乎举村围观,很多人说,村里的老妈子终于有活路了。

从2011年春到今年3月,49岁的王军被指先后40多次,潜入寡居的老年妇女家中施暴,受害老人10余名,年纪最长者95岁,最小的73岁。由于受害者年事已高,子孙满堂,碍于面子,大都不敢声张,没有报案。老人不断被骚扰,成了全村人的噩梦。

业庙乡位于夏邑县南,与安徽亳州交界,是县里有名的长寿乡,也是出名的贫穷乡。村民世代务农,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,乡中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,常住人口只有老人,空巢乡成为新的代名词。

老人报案东窗事发

割麦种玉米,农忙时节,麦田里不时传来的说话声和机器轰鸣声,是陈庄村最大的声响。

看起来一片祥和的村庄,背后的阴影在3月7日上午浮现在明面上。当天,83岁的老太太杨吴氏生平第一次走进派出所,并作为当事人报警,她称,当日深夜,自己被人挖墙入室强奸,且这不是第一次。

案件侦查了两个多月后,民警锁定了犯罪嫌疑人。5月27日凌晨3时许,民警将入睡不久的王军带走。当晚,他因新种的红薯秧子不够,从其他田里拽出来几十株,种满后,将剩下的堆放在自家院中。很多人包括他自己,以为被抓是因偷红薯苗。

王军被带走1个多小时后,又有一批民警赶到,这时候,已有许多村民得知王军被抓的消息,都围了过来,看警察“抄家”。王军的邻居称,自己看得很清楚,警察翻走了一根一米来长的铁撬棍、一把钳子和几件衣服,“阵势这么大,肯定不是偷菜这么简单”。

村里再次热闹起来是在5月29日,这天中午,被议论了两天的王军回来了。

他是戴着手铐,被10多名民警押着回村的,来指认其犯罪现场。民警的4辆车和一路跟随的村民,浩浩荡荡,队伍去了小王楼庄、李庄、陈庄、傅双楼庄、前刘庄和胡瓦庄。这些庄都属于陈庄村,最远相隔不过5里。这也印证了村民的猜测:王军被抓并不简单,是因为“耍流氓”。

当天整个下午,王军一直在用戴着手铐的手比画自己挖墙角、剪电线、入室施暴等的过程,围观队伍里不时传来叫骂声和愤恨声,祸害村里3年多的“恶魔”终于被逮了,围观的群众有看热闹的,也有受害者家属及受害者本人。

陈庄陈付氏就是受害人之一,“我上前就给了他两巴掌,太可恨了,把他枪毙10次都不解气!”

据夏邑县公安局通报,5月27日,警方破获了一起以空巢老人为特定侵害对象的系列案件。犯罪嫌疑人王军从2011年春到2014年3月,独自一流窜于业庙乡陈庄村周边各庄,先后40多次采取事先剪断电线、撬门砸锁、翻墙入院、在墙上挖洞等方式进入寡居的老年妇女家中,实施强奸、猥亵和盗窃。其中,被强奸的老人中,年龄最大的95岁,最小的73岁。

侵害行为持续数年

村里的“噩梦”是从2011年春天开始的,李庄87岁的杨氏是最早也是受害最严重的老人。老人已经聋了十多年,除了大儿子住在500米外的地方,其他一儿三女和孙子外孙都在外地打工。“我母亲被侵犯近10次,都是一脚进棺材的人了,想想都可怜”,回忆时,老人的儿子杨大喝起了啤酒,他说,“我这是喝酒壮胆”,一杯酒下肚,苦从心中来。

杨大在河北一学校食堂当厨师,每逢寒暑假回家。这几年每次回来都是给母亲修房子的,四周墙角被挖得满是洞,他索性给母亲砌了个水泥墙,“但还是翻墙、挖洞、揭瓦,想尽法子钻

进屋,太可怕了。”家里报过两次案,但都不了了之,在家的大哥也曾想尽办法逮人。杨大说,2012年暑假的一天夜里,大哥悄悄躲在院子里,发现有人在房顶上揭瓦,便大喝一声,来人一惊,赶紧下房从院后跑走,已年过六旬的大哥奋力将揭瓦人截住,但不料遭反抗后逃走。“那时候我们就知道是王军了,但是我大哥老实不敢吱声,担心被报复。”杨大说,被逮住的人,身材较高大,四五十岁左右,一米七五的个子。

2012年8月后,李庄进行新农村改造,散居的老人重新建房,聚居住在一起,李庄开始变得安宁。但随后,周

边其他庄开始出现同样案件,波及范围越来越大,受害人越来越多。

老人回忆,施暴者每次都是晚上11时许过来,把电线剪断就进屋,上来就打人巴掌,用被子捂住头,脱裤子施暴,反抗就掐脖子打人。他从未吱过声,老人只知道对方是个中年人。

老人说,案发前最后一次对方来前,自己让修电线的师傅将电线拉高,“他没剪着,我一直醒着,敲着拐杖大骂,他要是敢上前一步我就打死他。”来人没敢上前,不久骑着自行车跑了。当晚老人再也不敢睡,围着院子走了一夜。

DNA 确定犯罪嫌疑人

今年49岁的王军住在陈庄村小王庄,村委会就在庄头,该庄算是村中心。村里距业庙乡有近6公里,在乡东南角,村中尚未修水泥公路,因太过偏僻,乡里鲜有人知道陈庄村。

小王庄有20多户,说起王军,同庄人直摇头,只说这人憨不憨(当地方言,神经病的意思)精不精的,娶了个憨老婆,生了两个崽,穷了一辈子,其他的也就不清楚了。王军的堂哥王全说,他老婆那样,自己也不吭声,这么多年村里没人搭理他,他也不搭理别人。

“就是让我在地上打8个滚,也不会想到是他干的”,堂哥王全是村里的老师,也曾教过王军。王全说,他脑子有问题,考试科科都是零分,念完小学一年级后就再没进过学校,一直帮着家里种地,二十多岁时曾和弟弟王建外出打打工,不到半年就回来了,倒是学了门开拖拉机的手艺,种地之余,一直在邻村砖窑厂拉红砖。

王军与胞弟王建住在同庄,两家相隔不到500米,父母6年前去世,兄弟3人,弟弟在外打工,常年不回。自王军被抓后,王建就再未见到过哥哥。

“一开始我也以为他只是偷菜被抓”,王建说,哥哥被抓后,嫂子就跑过来敲门报信,经嫂子比画,得知哥哥是夜里偷红薯秧子,以为抓个三五天就会放了。王建承认哥哥的确有小偷小摸的习惯,但仅限于偷麦扯菜之类,并未听说过登堂偷盗。

当天清晨,民警返回搜查时,自己忙问哥哥所犯何事,民警并未明确答复,只称:“不用问了,你哥哥家的麦子赶紧收了,羊也帮着照顾些,他最近是回不来了。”

王建蒙了,觉着事情不妙,赶紧回家和妻子商量,夫妻俩都是小学文化,没有商量出结果,“这还是得找个文化人想法子”。5月29日清晨,王建骑着摩托车赶到县城,去咨询律师,还没问到怎么可以见到哥哥时,他就接到村里人的电话,说哥哥戴着手铐回乡,闯大祸了。

王军被抓后,他两个在外地打工的儿子曾回乡,住过几天就走了。不久,王军的媳妇被娘家接走,同时也带走了家里的两只羊,被带走的还有家里两样值钱的电器:一台电视和一台洗衣机。

王军的房子是老式平房,与庄里的楼房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房屋大门已经上锁。王建说,这房子以前就不像样,现在半个月没人住,更破落。大门被两根穿墙铁丝钩着,往侧一推便开,里面有三间房,一间羊住,一间厨房,另一间塌了顶的是卧室,院子铺满去年晒的玉米。“哥哥傻了一辈子,苦了一辈子,现在该怎么办?”说完,王建蹲在地上大哭起来。

6月13日,夏邑县公安局负责的民警称,王军已被刑事拘留,被收押至夏邑县看守所。他透露,此次破案是通过提取受害人身上残留精液,进行DNA检测,与所有怀疑对象进行比样排查,最后锁定的嫌疑人。他称,自2011年起,乡派出所也陆续接到几起老年妇女性侵报案,但由于受害者年事已高,子孙满堂,碍于面子,大都不敢过多声张。派出所和村委会也进行过多次夜间巡逻,但无异常发现。

记者问及王军是否有精神疾病,他表示还需司法鉴定,因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,无法透露更多详情。

(据《京华时报》)